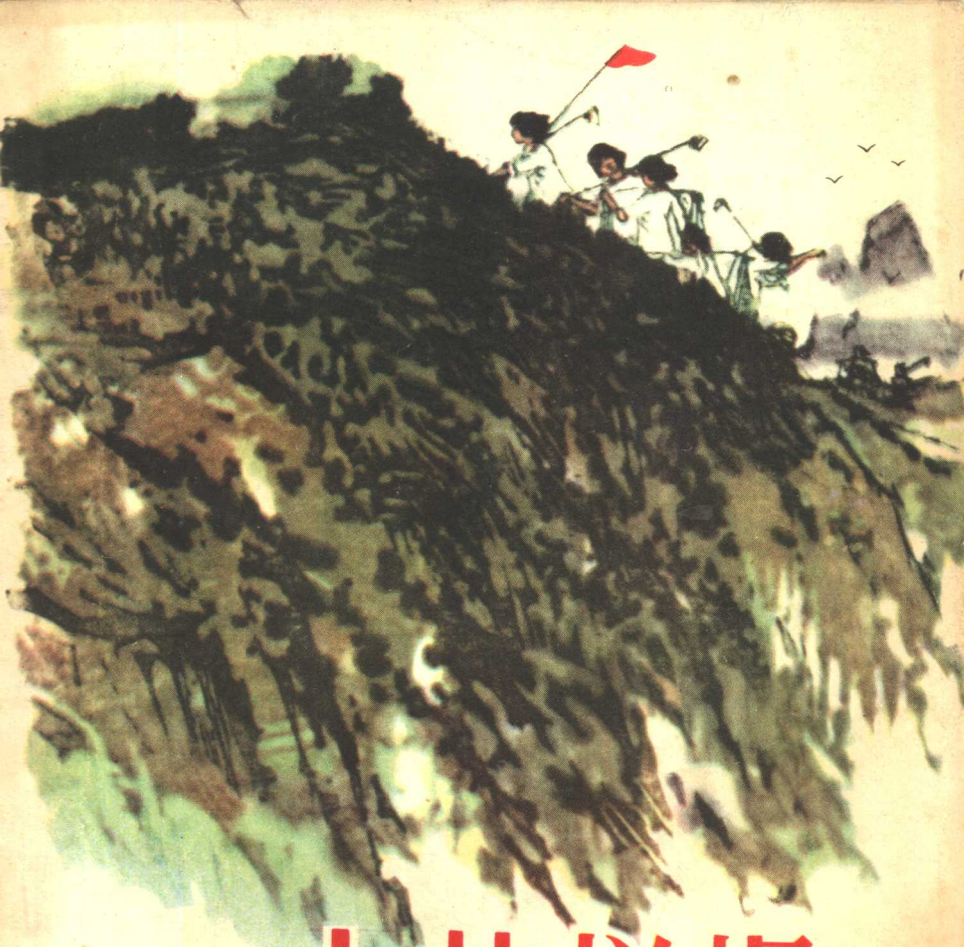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山花烂漫

春 潮等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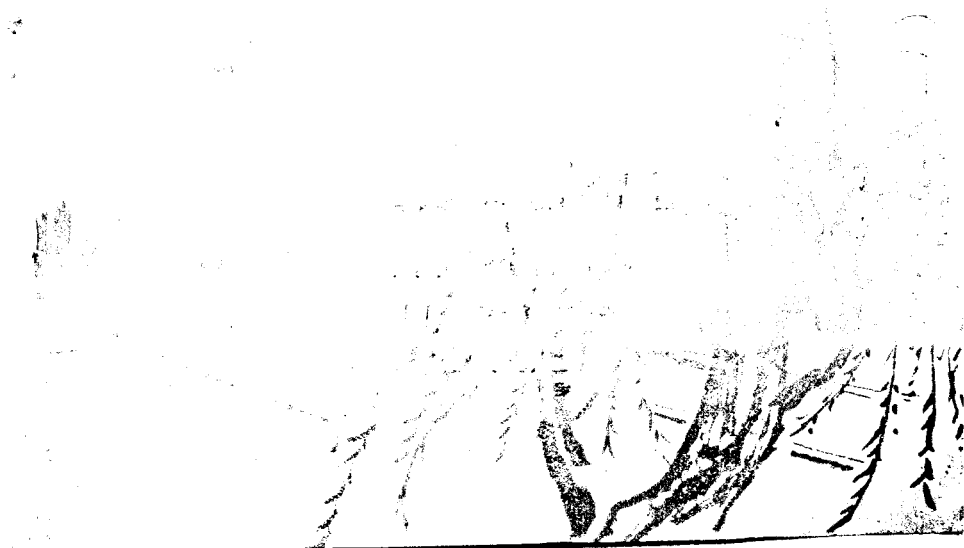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山花烂漫

春 潮 等 著

陆 洋 插 图

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八篇作品，通过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生的半工半讀的学习生活的描写，从几个有代表性的不同方面，反映了党对又紅又专的革命接班人的亲切教导、培养，和江西山区建設的宏偉圖景。老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傳統，紅壤土上的艰苦创业，工农青年的刻苦学习，掌握知識，知識青年与工农羣众相結合，飞跃成長，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刻划。作品着重描写了奋发圖强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；生活气息濃厚；語言通俗，它是青年們的一本有益的讀物。

山花爛漫
——

*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三緯路11号)

(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号)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：2433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4¹/₂·字数：87,000

1965年3月第一版

1965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0,001—70,000

統一书号：10110·313

定价：0.40 元

目 录

山花烂漫·····	春 潮 (1)
紅壤飘香·····	董培林 (22)
苗儿青青·····	沈碧娟 (38)
鄱阳湖畔一鉄牛·····	春 潮 (53)
我們山上的大学生·····	春 潮 (72)
果园老师·····	郑 堃 (89)
围堤散曲·····	郑堃、董培林、余印根 (105)
生活在召唤·····	春 潮 (123)
后記 ·····	(139)



山 花 爛 熳 春 潮

再往前走，就是井岡山边了。

在三叉路口，一伙子年輕人嘻嘻哈哈地喊着：“再见”，分別向叉路涌去。一个矮墩墩、挺結实的小伙子，对一个胖胖的圓脸姑娘說：“高丽珍，你看这里的山多高啊。”

前面，連綿起伏的山脉，奇峯刺天，云雾繚繞，山的上半截总是迷迷濛濛的，只有山尖尖时隱时現。远远看去，山的下半截黑古隆冬一大片，象生鉄鑄成的一般。

高丽珍抬头看看山，笑了笑，說：“人家登山运动員連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瑪峯都上去了，我們森林調查員，还能怕这么一点点高的山！”

“誰說怕山高！”小伙子不滿地回了她一句，整了整旅行袋，繼續往前走。

他叫陳友合，從小在农村長大，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金坪分校林業專科的学生，今年十八歲，不久前加入了共青團。兩個月以前，他們班接受了國家委托的任務，參加吉安專區的森林資源清查工作。學校的教學計劃中，已把這次調查列為生產實習的主要內容。上個月，集中學習了幾天，他們就在干部的帶領下，邊學邊做地完成了一個縣的森林調查工作。通過技術鑑定，一部分同學被批准獨立工作了。陳友合和高麗珍就是其中的一個組。

知道要獨立工作了，陳友合心中又驚又喜。他想，這裡的山高林密，調查項目多，內容又複雜；自己有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中鍛煉，去做專科畢業生才能做的工作，真光榮啊。但是，一想到這次是和城裏來的高麗珍，這位脾氣很倔強的女同學分在一起，他又有點發愁了。儘管同學們都說他自己就是大姑娘的性格，和高麗珍在一起工作最適合；可他總覺得有那么一點不自然。現在，他知道高麗珍心裡不快活，是因為她這次目測考試沒有及格，領導上又分配她擔任區划員，當自己的助手。他向高麗珍勸慰地說：

“你只差那麼一點點就及格了，這次實際鍛煉一下，下次一定能考上。”

高麗珍一揮手，粗聲地回答：“用不着你來打氣。”

她把剪得齊耳根的頭髮往後一掠，用毛巾包住了，昂着頭，一個勁地往前衝。陳友合也加緊步子，趕到她前面。她

看着年紀比自己小兩歲的陳友合，总觉得他們兩個之間的位子應該換一換；至少，自己應該和陳友合一樣，也是一名調查員。

攀 登 高 峯

陳友合一覺醒來，房東老爷爷早已出去了。他連忙探頭向窗外眺望。薄霧在山林里飄動。東方天際，羣山背後，一抹青光均勻地擴散着，悄悄掀開輕紗般的薄霧，天空越來越光亮了。多么美的山區清晨！他一個翻身跳下床，心中突然高興起來：獨立工作的第一個工作日就要開始了。他一個大步，跳高似地跳過門檻，去隔壁房間叫高麗珍。房門开着，沒有見到人。他走到屋外，見高麗珍正在全神貫注地看書。陳友合悄悄地走過去，從她旁邊猛地把書抽下。高麗珍轉身舉起手吓他：“你破壞我的學習！”陳友合看看書，原來是毛主席的《實踐論》，就說：“你一個人偷偷用功，为什么不叫我？”高麗珍說：“你是調查員嘛，我是小小的區劃員，怎么敢叫你？”陳友合說：“你又講這怪話！我們準備走吧。”高麗珍說：“走就走。”

他倆一前一后，在山中小道上跑跑跳跳往前走去。盛夏山區的清晨，空氣特別新鮮，一股特殊的气味，使人一会儿象穿過花園，一会儿又象走進了果園。樹葉上、草尖上露水點點，閃着晶瑩的亮光。他倆的褲腿全濕透了。

在一個山坡上，高麗珍蹲在地上，全神貫注地看一張航空測量照片，給山林區劃小班①。她抬頭往前看了看，用手

勢比划着說：“那个高峯后面有一片混交林，树种組成很复杂，我們先从那儿开始調查吧。”

陈友合說：“先易后难嘛，就从这里开始也一样，反正都是我們的任务。”

“我看还是先到那边去！把复杂的干完了，剩下的就輕松愉快了。”

“那你……你一个人去好了。”陈友合不太愿意地說。

“去就去。”高丽珍站起来就走。

陈友合咕哝着：“总得依你。”也跟着往前走。他想，先去那边也行，下午回来时順路再調查，不必为这点事跟她爭吵。

他們走到高峯近旁，仰头观察时，感到为难起来了：面前是陡峭的山岩，只长着一丛丛杂草和野藤，山頂上晃动着大片的茅草。

怎么办？要上去，沒有路；不上去，那一片森林就不能調查。

陈友合眨眨水灵灵的眼睛，試探着問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！”高丽珍斬釘截鉄地回答，“上！”

陈友合掀掉草帽，搓搓手，看准了一个坡度稍小的地方，就攀着藤条，象做爬杆运动似的，一把接一把地往上爬。高丽珍也学他的样子，随着他的手印足迹，用力地攀上去。眼看快要到山頂了，她想讲句什么話鼓动陈友合加油。可是还没有开口，只听陈友合“哎哟”一声，身子晃了晃，停住了。高丽珍忙問：“怎么了？”

陈友合用快活的声音回答：“我們要到山頂了。”

“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，快上！”

陈友合用力拉了两把，一側身，翻上了岩頂。他馬上轉身喊道：

“注意，那根藤上有刺。”

高丽珍一看，果然有根刺条纏在粗藤上。她避开刺条，双脚用力一蹬，陈友合伸出左手趁势一拉，把她拉上了岩頂。她松了口气，一眼看到陈友合右手紅紅的，拉住他的手一看，只见手指上流着鮮血，几根小刺深深地戳进肉里。高丽珍抓住他的手，想找枚針或者別針，可是誰会想到要带这些东西呢。陈友合想了想說：“你就用手指甲拔吧。”他咬紧嘴唇，用手指紧紧捏起有刺的地方。高丽珍一根一根的把刺全拔了出来。她噤哩咕嚕地埋怨他不該这么粗心大意，碰到了刺条还那么用力去握。

陈友合擦掉手上的血，活动活动手腕，指着高丽珍笑嘻嘻地說：

“要是我松了手，肯定会把你也撞下去。两个人都跌伤了，我們的任务就完不成。”

高丽珍感激地点点头，抹抹汗，立即开始了工作。

两人各自忙碌着。高丽珍突然对着航測照片嚷起来：

“这混交林后面是一片什么林木？这么整齐。”

陈友合匆匆把一些計算好了的数字填入調查簿，就跑过来看照片。他也看不出来。他翻了翻照片，說：“加油，把这片混交林調查完，我們就去实地察看一下。”

他俩都想早点揭开这个“謎”一般的森林。这里的工作一結束，他俩就匆匆的往那边跑去。

陈友合在前面連跑帶跳，穿过一片松树林，翻过几处荆棘丛生的乱石崗，最先赶到了。高丽珍正气喘吁吁地跑着，忽然听到陈友合快活的喊声：

“橡子！这么多的橡子树呀。”

高丽珍三步併作两步奔了过去，她也禁不住欢呼起来。

这是多么大的一片橡子林啊，面积总在四公顷以上。走进林中，地下鋪着厚厚的一层烂果实，都是历年自己掉下来的，脚踩上去，还劈里啪啦的响呢。几只小松鼠受了惊，飞窜到安全地区后，竖起毛茸茸的尾巴，惊奇地看着这两个陌生的年轻人。

他们划出一块标准地②，測量以后，計算出这里大約有八千株橡子树，就算每亩每年收二千斤果实吧，仅这一片，一年也能收十二万斤！

高丽珍拣了一颗結实的果子咬开了，用舌尖舐了舐，味道又涩又苦，她連忙吐唾沫。陈友合笑笑說：“当年紅軍在山上就拿它当飯吃，大家都叫它‘革命果’哩。”

高丽珍哼哼鼻头，說：“就这么吃，我咽不下去。”

“我們现在就有条件加工了。”陈友合立即介紹起如何用橡子粉做糕餅，如何酿酒。

高丽珍从地下抓起一把果实挑选着，惋惜地說：“这么多，真可惜。”陈友合摸着脑袋，灵机一动，高兴地喊道：

“我們在調查簿上提个意見。”

“对呀！”高丽珍拍拍脑门子，仿佛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。

陈友合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，拿着笔。两人都严肃起来，认真地讨论着每一个字。末了，陈友合工工整整的把写好的四句话，抄到调查簿上：

紅色山区珍珠果，
漫山荒棄籬压籬；
建議加工制淀粉，
綜合利用門路多!!!

为了表示事情的重要，他在末尾又加上了两个又粗又大的感叹号。

两人把这四句话反复读了几遍，满意地笑了。陈友合关上调查簿，看了看天色，又连忙打开调查簿，象马上就要哭了一样的叫起来：

“哎呀，太阳要落山了，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一半！”

高丽珍圆胖的脸上一下子布满了愁容。她想了一阵，说：“明天我们加班，使劲赶一赶。”

陈友合愁眉苦脸地说：“照这样干，任务怎么完成得了！”他摸着脑袋，猛地眼里一亮，对高丽珍说：“有办法了，走，先回去。”

高丽珍着急地问他怎么办，他一直不肯说。高丽珍生气了，她攥紧拳头一扬，仿佛一下子明白了。她心想：你如果是用估计代替调查，我可要对国家负责。她鼻子里哼了一声，

說：“我看穿你了！”

陳友合睜睜水靈靈的眼睛，回答說：“不一定。”

一場爭吵

第二天上山以後，陳友合目測、計算速度比往日快得多了。調查完一個小班，高麗珍懷疑地拿過調查簿一看，沒有看出什麼問題。她自己悄悄選了一塊標準地一測量，馬上抓住了陳友合的小辮子。她象打機關槍似地說：“你這樣胡搞可不行！這裡的樹種組成是五馬、三杉、二毛竹，你却弄成六馬、四杉加毛竹^①。你這是騙誰？”

陳友合被問住了。昨天一夜未睡，他根據平時用得最多的計算項目，將不同的樹高、疏密度等，都預先分類編成一張表，用的時候象計算尺一樣，只要對准位子一拉，就能查出需要的數字。今天，他就是用這張表幫助自己工作的。他打算測完一個小班後，再告訴高麗珍，想不到她竟然懷疑自己的工作。楞了一陣，他自信地說：

“錯不了。不信，我們實測一下。”

“那好，就在這裡干。”高麗珍指著自己剛剛測過的那個地方。

陳友合觀察了一下，說：“不，我們應該按規定，在小班中間選擇標準地。”

高麗珍堅持著：“這裡一樣！”說著，她獨自數起樹來。

陳友合无可奈何地搖搖頭，只好跟著她，認真地逐棵點

数。在这块标准地的七十二棵树中，有三十五棵馬尾松，二十四棵杉树，十三根毛竹。按調查比例来算，当然是高丽珍的更正确了。她憤憤地說：“你太不負責！”

陈友合怀疑地說：“这里面有問題。”

高丽珍一揮手：“沒問題。赶快工作吧！”她得意地想：我这个区划員却超过了你这个調查員。

中午，根据高丽珍的区划，已調查完了一个林班。可是調查結果与航測照片总是对不上头，不知从哪儿多出半边山来。

“返工重測！”陈友合坚决地說。

高丽珍迷惘地点点头。

他們悶声不响，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地重新調查。眼看太阳已經偏到西山头了。陈友合仔細一看航測照片，忍不住吼叫起来。

“你这是怎么区划的！”

高丽珍一惊，問：“怎么？”

陈友合朝照片上一指，說：“第一个小班的边界綫怎么能从这儿开始？你把这边山梁的阴影当做了另一个山的山脊，难怪会多出半边山。”

高丽珍的脸变紅了。

这么重要的地方，怎么会弄錯呢？根据航測照片区划林班和小班，本来是个简单的事，可是一大意，就在那細微的地方出了錯。一个地方錯了，几乎使一天的劳动成果报废。如果胡里胡涂把这样的資料交給国家，会产生怎样的后果

啊，

陈友合憋着一肚子气，气得直咬牙。刚才校正资料，他又弄清楚了：上午自己调查那个小班的树种组成是正确的，高丽珍选的标准地靠近另一个小班，没有代表性，调查结果自然有出入。他鼻子里呼呼地出着粗气，一会，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：“你把区划员看得太简单了！”

高丽珍一听，就十分委屈地喊道：“我没有本事，我干不了！”

“你懂的比别人多，就是不用心。”

“好，好，你用心，都是我不对！”她一赌气，噘起嘴巴坐在装资料的小木箱上。

突然，天空亮光一闪，雷声隆隆轰响起来。他们抬头看看天空，这才发现大团大团的乌云从山背后涌出，山风扑来，凉飕飕的，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沉起来。眼看一场暴雨就要到了。这是山区夏季的地形雨，常常是忽然来到，没头没脑地猛浇一阵，一眨眼，又退到天边去了，使人难以捉摸。

他俩赶紧把照片、调查簿收拾到小木箱里，大点大点的雨水已劈了下来。陈友合把衣服一脱，包住箱子，两人都钻到一棵大樟树下。只听得头顶哗啦哗啦的响声愈来愈密，森林上空被雨水溅起的水珠蒙成一层水烟，一片迷迷茫茫。风助雨威，发出呜呜的怪叫声。雨水汇成了无数水柱，直冲下来，仿佛天河在这儿决了堤。一道闪电刺破天空，接着一声炸雷隆隆滚过。山在摇，森林在晃动。一棵棵大树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来。

高丽珍用毛巾包住脑袋，紧闭着眼睛，听凭雨水冲洗。她的思想正在斗争着。开始，她替自己辩护：我才学了几天，不可能不出一二点差错，再说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马上，她又觉得太难为情了。班上的同学不都是和自己一样的学习吗，人家为什么工作得很好呢。照自己的想法，错是应该的了。可是，自己的的确确是轻视区划员的工作，自以为是最简单的事，结果弄出了这么一个错。多丢人啊！她猛地在脸上一抹，睁开眼，见陈友合正护着箱子，光脊背上有两个黑点点。她连忙“啪”的一掌打去，伸开手一看，两只跟小蜻蜓一样的花斑蚊子被打死了。陈友合摸摸背脊，这才感到又痒又痛。

高丽珍觉得帮陈友合打死了蚊子，心里十分高兴。她想，自己的确是太任性了。刚入学时，就下过决心，要打掉骄气，好好锻炼；可是一到实际工作中，就控制不住了，处处想着：我，我，我！这样下去，怎么能进步呢？想到这里，她似乎手脚都没有地方放，很希望马上有一件重要而又艰巨的事情出现，她就可以冲上去，好好地干一场，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。

她抬头环视四周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只是雨停了，天空中黑沉沉的，夜就要来到了。

陈友合拧干了湿衣服，刚揩起资料箱，高丽珍象发现了重要的事情。她一把夺过箱子揩在背上，鼓起勇气，说：

“我错了，你多帮助我。”

陈友合感到很意外。他感动地说：“互相帮助嘛。今

后，我們多吃点苦，細心一些，一定可以完成任务。”

他們急急地往回赶。不一会，天就黑了。他俩商量着，看准了方向，摸索着往回走。

路上，高丽珍提起房东老爷爷。听說他是老赤卫队员，当年的县苏維埃代表，給紅軍煮过飯，带过路，对这一带山林最熟悉了。要是他能来領領路，按时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証了。

陈友合說：“那么大年紀了，怕不会答应的。”

高丽珍滿怀希望地說：“試試看吧。”

他們走了許多冤枉路，摸到家时，已是半夜三更时分。

密 林 深 处

他們这个森林調查小組有三个人了。

老爷爷头戴小斗笠，腰上系一条又长又粗的白围布，別着一把斧头和一根旱烟筒。爬山路，钻密林，他比年輕人还在行呢。

来到山上，高丽珍拿出照片看看，說：“前面怎么都是毛竹山？”

老爷爷惊奇地問：“你們去过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那怎么知道前面是毛竹山。”

高丽珍装模作样地扳扳手指，說：“我会算。”

老爷爷哈哈大笑，馬上揭穿了她：“前天弄到半夜才回家，怎么不算一算呢？何苦找那些冤枉路走！”

